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六九種

蜀

碧

彭遵泗

提要

「蜀碧」四卷，國朝彭遵泗撰。遵泗字磬泉，丹稜人，乾隆丁巳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。是書紀蜀亂始末及一時死節士女，其曰蜀碧者，取萇弘之血三年化碧意也。起明崇禎元年戊辰，至我朝康熙二年癸卯；末有附記及楊展、劉道貞、鐵脚板、余飛等傳。其書大旨以沈雲祚稱獻逆殘蜀，由風俗之惡，故爲此書，備書死難者姓名，以雪斯恥；而體例冗雜，如載桐城二老事，與蜀事無關；又如賊夢梓潼神以宗弟紅柬來謁諸事，亦太涉神怪也。（「欽定四庫全書」）

彭序

蜀碧者，哭蜀也。哭蜀者，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，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蜀之險，甲天下，絕其要塞，雖百萬可立挫焉。賊一入寇，秦良玉扼之，向非賂陳奇瑜脫去，則賊之亡久矣。嗣昌委賊於蜀，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。撤襲、萬之藩籬，守重慶之門戶，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，此其罪在誰哉？故曰哭蜀者，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。獻賊之三入蜀也，分道屠戮，流血成川，蜀之受禍極矣。當是時，自縉紳以至氓庶，盡節者不可勝數；而閨中婦女，或閉戶自焚、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。戎馬倥傯，其事不必盡傳；傳者又莫由表述。筆之於書，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，則死者可以無憾。故曰哭蜀者，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。曩者，余嘗論其大略，特未暇詳。今余弟馨泉採擇成編，頗爲詳悉，是固余之志也。嗚呼！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，而殘忍若此，天實爲之耶？抑人事使然耶？覽是集者，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已者已。故曰蜀碧者，哭蜀也。樂齋彭端淑序。

自序

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歎曰：嗟乎！自古殘忍之賊，亡甚獻忠；遭禍之烈，亦未如明季之蜀者也。蜀自獻藩啓封，世有令嗣，休養生息幾三百年；士民之庶、物力之饒，甲乎天下。其間雖經郿藍播蘭之亂，元氣猶存。故張逆一入，旋即敗歸，未大創也。崇禎十年，闖賊直犯成都，西北半壁，攻無堅城。十三年而獻又繼之，蜀始艱危焉。原其故，文燦受給於房、穀，其走挺矣；嗣昌督師於荆、襄，其毒流矣；捷春拒諫於石砭，其隘通矣；士奇遏糧於守軍，其遮撤矣。嗣是陷夔門，破梁萬，走榮貴，敗曾英，血染佛圖，礮穴重慶；瑞王君臣，駢首就戮。當是時，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，監軍之餉得請即行，其能保有成都乎？不能也。腹心既潰而求全於首領，難矣！獨怪獻逆據蜀後，僭號稱帝，不思收拾人心，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，匏奴死、雪鰍死、貫戲死、刳腹死、邊地死；士盡矣，及匠傭；男盡矣，及婦女；民盡矣、及僧道；人盡矣，及犬牛；物盡矣，及兵卒。又焚其殿，碎其砌，毀其屋，堙其井，平其城。二年之內，積骸如山，流血成川；而賊之逞毒，一日封刃，其心不樂也。由前言之，四方是維，天子是毗，誰司兵柄，萬死莫贖！由後言之，天方薦瘡，喪亂弘多，浩劫之來，自有宿也。故西充授首而後，多門之死，不可勝悼矣。夫考古之籍，推蜀之由，張儀之啓疆、公孫之躍馬、譙

縱之迫脅、李特之流亂、劉闢之狂戇、王建之發跡、知祥之踵據、玉珍之草竊，爭城奪地，創霸圖王，而皆撫有蜀民，不敢荼毒。何獻之肆惡，一至此耶！驅虎嗜人，不識好惡；獸心野性，固與人殊也。論者謂獻逆僭號，蜀人不與；誅斬所置郡守牧令，蓄怨積怒，激而成兇。嗚呼！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？余幼時固聞獻逆遺事，厥後博採羣書，凡當時忠臣、烈士、節女、義夫可印證者，彙爲「蜀碧」一編，以俟之後。是日也，慘然操觚，悲風四起，余壹不知心之所極，泪簌簌然而屢下也。壬戌八月朔五，丹溪生碧泉〔遵〕泗自敘。

種種破敗、種種屠戮，數十年喪亂情事，括於一敘之中，故足爲此書之弁；而文筆則挾憤憤而含嗚咽矣（蔡修萊跋）！

序

先中憲公居永昌，曾著吳三桂傳及滇變記二種，皆紀逆藩之事。越數載，火焚故居，滿目蓬蒿，南中雜說雖行世，視所失稿，僅存十之一耳。滇變距今四十餘載，談往事者，無稽之言，人各一說；無他，地遠事久，以訛傳訛故也。不孝健，當日趨庭，所受教，懼久而忘，因舉所聞猶能記憶者，書之於丹，粗分六表，錄其大概。雖略而不詳，然以視耳食之談，竊自以爲有聞。惜乎逮養之秋，不能珥筆，致使今日欲聞其事而無從繼。自今網羅軼事，勒成一書，誅亂賊於既死，以報先人於地下；健雖不敏，不敢不任其責也。

康熙五十八年（歲在庚子）春三月，劉健。

蜀碧目錄

一卷

起戊辰崇禎元年止癸未……………(一)

二卷

起甲申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止本年十二月……………(二)

三卷

起順治二年乙酉止順治四年丁亥……………(三)

四卷

起順治五年戊子止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……………(四)

附記十五條……………(六)

楊展傳……………(七)

劉道貞傳	(七)
鐵脚板傳	(七)
余飛傳	(九)
書周鼎昌殺賊事	(八)

蜀碧卷一

起戊辰、止癸未

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

戊辰崇禎元年冬十有二月，陝西賊大起。陝西連歲大祲，平涼、延安間饑民相聚爲盜。首亂者王子順、苗美、張聖、姬三兒、王嘉胤、黃虎、小紅狼、一丈青、龍得水、混江龍、掠地虎、上天猴、闖王、孟良、劉六等、名目甚衆。督撫討之，久無成功。其後併小爲大。李自成、張獻忠虎視鷓張，秦、楚、豫、蜀之間，戰無堅陣，攻無堅城，肝腦塗中原，而明社屋矣。

丹稜學博何修云：天啓間大旱，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，拜章者伏地彌日，及起，守詢之云，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，章出甚遲。問議何事。云戰場始於陝西。至崇禎初年，秦中賊果起。修，明季遵義人。

己巳四川地大震。是後不書四川，所紀皆蜀事也。

庚午

辛未

壬申

癸酉，秦、蜀二境，擊柝相聞，賊既亂秦，蜀豈無知！而瞿塘、劍閣間，不聞修邊備，實軍儲，袖手以待賊入何與？備敍歲次，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。

甲戌，敍州母豬洞銅鼓鳴，聲聞一晝夜。

二月，流賊張獻忠，始自楚犯蜀。獻忠，陝西膚施人；本將家子，少時從軍犯法，得總兵陳洪範救免，刻栴檀爲洪範像事之。其爲賊也，與羅汝才同起。獻忠身長而瘦，面微黃，鬚一尺六寸，標勁果俠，軍中稱爲黃虎又號八大王。二月，自郾陽渡漢，犯襄陽，連陷紫陽、平利、白河等邑，遂入四川。

賊陷夔州府，及大寧、大昌、開縣、新寧諸邑。賊至大昌，人皆走避，有羅傑者，獨坐室中，正衣冠，閱書史，賊入罵之，遇害。

賊犯梁山，邑人中書涂原擊走之。原以中書家居，賊至，集鄉勇與戰。箐銃間，伐大松蹙山徑，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。又以毒矢射賊，中者見血立斃。賊敗退入巴州，爲川兵所破，去攻太平，石柱女士司秦良玉將兵至夔，蜀撫劉漢臣運長壽之米順流濟師，賊知有備，不敢攻，太平圍解。漢臣及按臣黨崇雅，請用涂原，以蜀人治蜀兵，不許。

賊攻保寧不下，走犯廣元，城上發礮石擊之遁。賊攻保寧，推官張一鶚、按臣劉宗祥、川北道夏時亨，共謀守禦，不能下，走攻廣元，圍七晝夜，城上人發礮石擊之，賊

遂遁。

方賊犯彝陵、松滋，入歸巴萬山中，荊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戰香溪壩、平陽壩，斬獲殊衆，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，李卑有蓮花、白溝、二坪之捷，鄧玘有胡地冲之捷，許成名有仙女之捷。當時川撫若董石砭，兵力扼巫夔，不令得入，諸鎮戮力，可望成功。迺施兵以援荆東下，舍之勿追，夔關天險，無一人敢誰何。此賊入蜀之始也。

乙亥

丙子

先是，賊既退秦、楚間，藩封數陷，蜀王泄泄然，不知遠慮。成都令吳繼善，痛哭於王之朝，以書諫曰：高皇帝衆建藩輔，碁置繡錯，數年以來，陪命亡氏，失其國家。此數王者，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，直以擁富貴之貲，狃便安之計，爲賊所利，而不思自全，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！今楚氛日惡，秦關失守，曹、闖、姚、黃（時姚、黃賊初起）陸梁左右，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。夫全蜀之險，在邊不在腹，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，誠足自固；否則黃牛白帝，亦屬彝庚；黑水陽平，更多歧徑。迺欲坐守門庭，謂爲設險，不可解者一也。往者，藺酋撲滅，獻賊逃遁，止以藺兵力有虧，獻地利不習。今者，荆襄撤其藩籬，秦隴寒其唇齒；揣量賊情，益無瞻忌；而欲援引前事，冀倖將來；不可解者二也。至於錦城之固，不及秦關；白水之險，寧踰湘漢；此可恃以無虞，彼

何爲而失守？且城如孤注，救援先窮；時及嚴冬，長驅尤易；累卵不足喻其危，厝火不足明其急；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；不可解者三也。爲殿下計，宜召境內各官，諮諏謀議，發帑金以贍戍卒，散朽粟以慰飢民；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，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；募民兵以守隘，結彝目以資援；政教內修，聲勢旁振；則可易危爲安，轉禍爲福。苟或不然，蜀事誠莫知所終矣。竊爲殿下危之，王不能用（吳，江南人，才辯濶達，有謀略，後殉難於蜀）。

丁丑閏四月，雅州地震。馬湖四土司，地震者二；敘州、建武、瀘州、越雋，皆同日震。

五月，闖賊李自成，自秦州犯蜀，連陷南江、通江等邑，尋退去（自成出身事，見正史，此處從略）。

劍州大水。先一日，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，及水至，民登州堂以避者免，餘俱漂沒。黃腸凶具架屋棟者纍纍。

九月，龍安地震。榮縣黃時太家地鳴，聲聞半里。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於朝曰：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，壯丁死於瘡痍，老弱困於騷動，以此城邑空虛，關梁不戒，賊蹈瑕抵隙，連陷南江、通江二邑，鎮臣侯良柱，猶以賊遁爲功，易視賊占；日地震主兵，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；災不徒設，臣竊憂之（宇英，潼川人）。

十月丙寅，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，總兵侯良柱戰死。李自成、混天星、過天星等，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羌州，分其軍爲三。一由黃壩攻七盤關，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，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土門塔，向白水。侯良柱壁廣元，賊至，力戰死於陣，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（良柱陣亡，有屍無首，後削生前官職）。

賊陷昭化，知縣王時化死之。初五日，賊分兵守二郎關。初八日，從淺灘過河，破昭化，知縣王時化不屈死。

賊破劍州，知州徐尙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。先是初九日，賊攻劍門，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，回屯江口。初十日，疾趨攻劍州，城將破，知州徐尙卿召士民語之曰：城不可守，吾惟有死耳。爾等避之，衆不忍去。尙卿書「城空不可守，仗節爲誰危；苟竄那無計，殊羞孤影隨」數語；匿於懷。于鼎與尙卿共守城，城陷，尙卿自縊死，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，奮臂擊賊。賊怒，支解以死，子姪皆被殺（尙卿，福建舉人）。

賊破梓潼。十二日，梓潼破，庠生趙節、妻魏氏被執。給賊曰：家有積金，窖之江邊，願取以行。賊喜，同至園子，潭氏奮身投水死。

賊陷江油，執知縣馬宏源。賊破梓潼，三分其軍。一往縣州，一往鹽亭，一往江油。江油陷，知縣馬宏源被執，不死，尋提問。

賊攻縣竹，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。賊至縣州，彰明、安縣、羅江、德陽、漢州，聞風先潰。攻縣竹，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，令之跪。鐸大罵不屈，殺之；復脅趙氏；氏亦大罵，賊又殺之。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，避亂西山，聞賊近，恐其辱也，拔一簪授婢曰：吾不能逃，汝速去。萬一得生，汝主自北歸來，持此語之，我不敢爲家門羞。囑畢，投崖死。

賊焚新都，越一日，焚彭縣。

賊掠郫縣，主簿張應奇死之；攻溫江，丞簿縱繫囚逃。

賊破金堂，典史潘夢科死之。鹽亭一股賊，抄西充，折遂寧，趨潼川，直走金堂，攻破之。夢科不屈死。自是重慶以下，皆戒嚴矣。

賊圍成都二十日，蜀王之墳柏刊焉。

冬十有二月，總督洪承疇、總兵曹變蛟，帥師援蜀，次於廣元。初，巡撫王維章以賊去，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齟齬。上書言之朝廷，深以爲憂。維章守保寧，良柱守廣元。及廣元破，良柱戰歿，賊直逼成都。維章吾（？）在其下，不及援。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尙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，又自以使事訖，新按臣梁士濟已至，意可弛擔，有詔維章、良柱俱落職，戴罪自贖。廷謨降三級。蓋不知良柱之死也。時，輔臣劉宗亮宗人殲於縣竹，告家難，上逮治維章，以傳宗龍代之。

戊寅春正月，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，賊還走陝西。是役也，賊陷州縣三十六，蜀創甚。

夏六月，秦寇再入蜀。寇由陽平、白水再入蜀，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尙文謀戰守，卻之。

己卯，保寧天鼓鳴。時，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。

夏五月，以參政邵捷春撫蜀，代傅宗龍也。

秋八月，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。先是十一年夏四月，張獻忠僞降於穀城，理臣熊文燦賂黃金躡躡千、珠琲盈斗、他貨累萬，受其降。及是年五月，獻忠復叛，攻殺知縣阮之鈿，漢東大擾。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，賜上方劍，宴於平臺後殿。上手觴嗣昌三爵，賜以詩云：鹽梅今暫作干城，上將威嚴細柳營，一掃寇氛從此靖，還期教養遂民生。書用黃色金龍蠟箋，後署云：賜督師輔臣嗣昌。

張獻忠寇蜀，官軍敗績於湯家壩。先是，左良玉罹狹山之敗（在七月），獻忠謀入秦，秦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、汪之鳳、賀人龍、李國奇扼興安，賊犯興山、太平等縣，屯於永寧關、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、沙子嶺，以闖合江，從鹿耳坡、高竹坪以窺大寧。蜀撫邵捷春，遣其兵二千人，同副將王之綸、方國安分地拒險。八月，官軍敗績於湯家壩，之綸力戰不支，都司何明沒於陣，裨將多傷。

九月，方國安部將岳宗文、譚鈇破賊於三尖峰。時，又破之於黑水河。張獻忠、羅汝才分其軍，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，合江之萬家坡入楚。

冬十有二月，流賊羅汝才犯蜀（汝才，綽號曹操。先，豫中童謠云：鄴臺復鄴臺，曹操今再來。汝才因假以爲號）。

庚辰春，全川地鳴。

夏五月，石砮女士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。汝才入巫山，爲良玉所扼，遂犯夔州。良玉師至，迺去，已而邀之馬家寨，斬首六百級，又追敗於留馬埡，斬其魁。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？又破之仙寺嶺，奪汝才大纛，擒其渠副場天等六人，賊走大寧。

六月，安岳紅雨著物，俱赤色。

秋七月，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。時，張獻忠敗於瑪瑙山，遣間說左良玉曰：獻忠在，故公見重，良玉迺圍而不攻，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，收潰卒，養痍傷，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，西合羅汝才，悉銳來攻夔州，官兵大潰。楚將張應元中流矢，突圍走；參將汪之鳳等戰死。嗣昌在襄陽聞之，迺進師彝陵。嗣昌虛恢自用，又煩瑣無大略，軍行必自裁進止，千里待報，動失機宜。其駐彝陵也，偕幕士飲酒賦詩，一月不進，取華嚴第四卷，謂可詛蝗已旱，公然下教郡邑，且以上聞。朝士聞而歎曰：文若其將敗乎？擁百